

17—18 世纪中日注释之学的互动 ——评《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丛刊》

吴正岚*

2024 年 3 月,正值日本平安初期高僧空海诞辰 1250 周年之际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金程宇教授、刘慧婷博士编《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丛刊》(以下简称《丛刊》),在学界掀起新一轮“空海”热。关于这套 23 册的皇皇巨著对于东亚汉籍研究的重要意义,时贤已从多方面加以阐述,有学者赞扬此丛刊有助于中国学者扩大对空海汉文学的研究范围,使得研究对象在《文镜秘府论》之外,更增加《遍照发挥性灵集》、《三教指归》和《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》等数种;亦有学者赞誉其“既得妙善众艺,亦见护法微志”。在该《丛刊》所收 19 种注本中,有 5 种为日本江户时期高僧运敞(1614—1693)所著。因此,笔者拟以运敞对空海著作的注释为切入点,略论该《丛刊》在研究 17—18 世纪东亚注释之学环流中的重要意义。

空海(774—835)为日本平安初期高僧,号曰大遍照金刚,谥号弘法大师。作为日本历史上第 16 次遣唐使的成员之一,空海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(唐德宗贞元二十年,804)入唐,平城天皇大同元年(唐宪宗元和元年,806)归国,其后成为日本真言宗的开山之祖。据《弘法大师空海全集》,空海有著作 40 余种,其中汉文学著作主要有《遍照发挥性灵集》《聋瞽指归》《三教指归》《高野杂笔集》《发挥拾遗编》《文镜秘府论》《文笔眼心抄》《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》等。《丛刊》选取金程宇教授之书斋传习堂

* 吴正岚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所藏稀见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 19 种，予以影印出版，并于各注释书之前附有“提要”，对注本的版式、收藏地、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皆有精要的论述，对于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都足资借鉴。

《丛刊》为研究 17—18 世纪中日注疏之学的互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在这一互动的网状系统中，运敞实为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。运敞字符春，号泊如，俗姓藤原氏，摄津（今大阪）人，于《续日本高僧传》卷四有传。16 岁得度出家，精研显密之学。后以讲授《三教指归》《遍照发挥性灵集》闻名。宽文元年（1661）任智山派第七世能化之职。天和二年（1682）隐退瑞应山，专心著述。除了《丛刊》收录的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、《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》、《三教指归注册补》、《三教指归注册补序注》和《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纂解》等 5 种之外，运敞另著有《三教指归愚闻记》7 卷，《三教指归删补私记》7 卷，《三教指归草案》1 卷，《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》10 卷，《瑞林集》15 卷，《退隐唱和集》1 卷，《寂照堂谷响集》10 卷，《寂照堂谷响续集》10 卷等。

运敞为空海汉文学著作所撰注释体现出以下两大趋势。其一，重视注疏和小学，其实质为着力解释字词的含义。一方面，运敞广泛援引古今注疏，举凡经史子集的注释书，无不援以为据。比如，对于真济《遍照发挥性灵集序》之“发挥”二字，成于后水尾天皇元和七年（1621）的实翁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征引外典曰“易曰发挥其通情”，采取的是撮略大义的做法。而运敞不仅照录《易传》之《文言》的相关文字，更援引孔颖达疏。其注曰：“‘发挥’，《易·文言》曰：‘六爻发挥，旁通情。’孔颖达疏曰：‘发，谓发越也；挥，谓挥散也。言六爻发越挥散，旁通万物之情也。’”显然，运敞对《周易正义》中相关的孔颖达疏悉数收入。在重视注释方面，尤为有趣的是运敞对《游仙窟》等传奇类作品的注释也加以吸收。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卷 1《游山慕仙诗》“华容偷年贼”注：“‘华容’，张文成《游仙窟》曰：‘华容婀娜，天上无俦。’注曰：‘曹子建《洛神赋》曰：‘华容婀娜。’””在此，运敞援引张文成《游仙窟》注来解释空海诗句，正由于张鷟算得上当时的“网红作家”，从 8 世纪初传入日本以来一直热度不减。运敞所据注本可

能是江户初期刊行的、日本最早的带双行夹注的刊本。^①这一现象也折射了日本江户初期重视注疏以致连唐传奇《游仙窟》都有注本的学风对运敞的深刻影响。另一方面，运敞多引《广韵》《韵会》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等小学类著述。其中，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卷1《遍照发挥性灵集序》“余少小也”注更是不惮其烦地征引东晋郭璞注，宋邢昺疏《尔雅注疏》：“余，《尔雅·释詁》曰：‘余，我也。’又曰：‘余，身也。’注曰：‘今人亦自呼为身。’疏曰：‘身即我。’郭云：‘今人亦自呼为身。’舍人曰：‘余，谦卑之身也。’”运敞这段注释先后引用《尔雅注疏》中的正文、注和疏来解释“余”字。此例尤足以证明运敞兼重注疏和小学的特征。

其二，为表彰空海文学成就而援引诗文集和诗文之法。运敞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的显著特色之一，便是对《文选》及六臣注以及其他诗文集作品的旁征博引。以空海《奉贺天长皇帝即位表》“沙门空海言：空海闻四序代谢，日月斡于穹隆；五才更生，万物成于盘薄”一段为例，实翁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明引的文献仅《尔雅》正文和注，而运敞先后征引《广韵》《尔雅》正文及注、《文选》注引东汉服虔之说、《太玄经》《文选》之陆士衡《挽歌》及张铣注、郭璞《江赋》及张铣和李善注等多种文献，其中一半为《文选》注。其奥秘在于运敞不仅征引空海作品中的字句，还注明相近词汇的出处；对于同一词汇，则征引多家注释。比如，就这段文字中的“盘薄”一词，运敞先后引用了《文选》中的“旁薄”和“盘薄”，对于后者，又兼引张铣注和李善注。运敞对于《文选》及其注释可谓一引再引，由此不难窥见其凸显空海著述之文学渊源的用意。此外，从其对南宋林希逸（1193—1271）《庄子鬳斋口义》的一再征引，亦可窥见其推崇文法的倾向。据《宋元学案》卷47《艾轩学案》，林希逸师从陈藻，为艾轩学派名儒。由池田知久《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在日本》^②可知，《庄子鬳斋口义》在十七世纪的日本颇为风行，既有从中国、朝鲜传入的刻本，又有宽永六年（1629）印等多种和刻本传世。运敞多引《庄子鬳斋口义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显而易见的缘由是赞同林希逸以儒者而兼收佛学和老庄的学

① 张文成撰，李时人、詹绪左校注《游仙窟校注》前言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。

② 林希逸著，周启成校注《庄子鬳斋口义校注》附录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

风。此外，林氏重视文法的倾向对运敞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比如，运敞注空海《山中有何乐》“惠刀挥斫无全牛……寂寞无为乐以不”一段时，援引《庄子肱斋口义》卷2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……技盖至此乎”一段的所有解读，其中“砉然、响然、騞然，皆是其用刀之声，却以奏刀两字安在中间，文法也”数句点出“安在中间”之文法，由此可见运敞对《庄子肱斋口义》之文法论的重视。

运敞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兼重注疏之学和文学成就，与考据学兴盛及三教融合的学风相表里，这一倾向是中日注疏之学相互激荡的结果。就运敞的学缘而论，他早年在钻研真言宗的基本经典《大日经》和《金刚顶经》之外，对真言宗兴起之前的奈良佛教的主流法相、华严和三论诸宗都加以深入研究。以华严学而论，澄观（738—838）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见于空海《御请来目录》“论疏章等”一类，与其他30多部唐土僧众撰述之典一起，构成运敞探究注疏之学的起点。澄观《华严经疏》既以注疏详尽著称，又推崇《华严经》的“文富义博，势变多端”，折射出注疏之博与辞章之富交相辉映的特色，对运敞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的先导意义可想而知。

就运敞所处的江户时期而论，重视注疏之学和文章学的风气也为其他宗派的学僧所鼓扇。比如，据宗朗《龙谷讲主传》和《大谷本愿寺通纪》，本愿寺学僧知空（1634—1718）所著《明眼论序注》深得运敞称许，前者从天和癸亥（1683）至贞享甲子（1684）校勘并翻刻清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）《楞严蒙钞》。耐人寻味的是，《楞严蒙钞》亦对澄观《华严经疏》顶礼膜拜，在援引澄观“文富义博，势变多端”一说的同时，还创造性地阐释澄观以来的长行偈颂论，为其诗文结构论提供理论资源。换言之，知空翻刻《楞严蒙钞》的学术背景颇为多元，其中无疑蕴含着“唐僧（澄观）—空海—运敞—知空”、“澄观—钱谦益”和“钱谦益—知空”等多个循环线路的双向互动。

综上所述，运敞《遍照发挥性灵集钞》兼重注疏和文法，知空翻刻钱谦益《楞严蒙钞》，将两者相联系，可以窥见17—18世纪中日注疏之学和诗文理论互动的潜流和旋涡。金程宇教授和刘慧婷博士编《空海汉文学著作注



本丛刊》影印十九种平安至江户时期注本，为研究东亚注疏之学的环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，必将随着东亚考据之学、三教融合以及佛教文学等研究领域的推进而大放异彩。